

# 美丽的乡村路

□ 谢隆新



乌林乡村新貌

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南端的乌林小镇。这里襟江带湖，钟灵毓秀。古有曹操安营扎寨，今有悦兮半岛闻名四方。这里的每一条乡村公路，都能村村相通、户户相连。借着旅游的开发，这里的乡村公路早已浇灌成了宽阔的水泥路面。无论是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，还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，他们都开着爱车，一路坦途，直达故乡。

可是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，故乡却是另一副模样。

那时，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。走出家门口，就是高低低低的农田，那些曲里拐弯的

田埂，便是乡间小路。田埂随地势高低起伏起伏，一路蜿蜒。那时，我在县城读书，遇到下雨天，一双胶鞋在稀泥里跋涉，五十里的土路要挨到天黑，特别是那座木桥，摇摇晃晃，颤颤巍巍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掉到河里。后来村里修了一条稍宽的土路，这是村里唯一一条通往镇上的“乡村公路”，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就通过这条道路运到粮站。往来的牛车将这条土路碾出一道道深深的伤痕。

为了改善出行环境，公社从县里请来了工程师，测地型，绘图纸，准备修几条村互通的乡村公路。村民顶风雪、冒严寒，在隆冬里掀

起一次次筑路热潮。他们挑着沉重的泥土，爬着数十米的高坡，从河道里挑起一担担泥土。工地上旌旗招展，红旗飘飘。从刚参加农业生产的小姑娘，到六、七十岁的老大爷，全员上阵，一双双破旧的解放鞋踩在雪地里滋滋作响。生产队的锅灶就坐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，锅里萝卜饭冒着热腾腾的蒸气，诉说着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艰辛。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，几条宽阔笔直的乡间道路通向四面八方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乡村交通网络。通往县城的道路也被修通。

七十年代以后，农村完成了园田化改造。广袤的平原上沟渠纵横，道路四通八达。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棉花泛白，稻香飘香。集体经济不断增长。大队计划在村子中间修一条笔直的村路，社员们的房屋挨排建在村道两边，统一坐北朝南。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初具规模。

后来，各大队又从县农机公司买来手扶拖拉机和机耕船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。那种灰蒙蒙的土路已不适应机械化发展需要。公社又号召大家铺砖铺路。为了完成铺路任务，社员们将建房时余下的老旧青砖都拉到公路上。有些社员甚至还将自家的猪圈和茅房拆掉，把砖用板车一车一车拉上公路。一时间，村里出现了很多用茅草扎成的露天茅厕。这种一心为集体的奉献精神，体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风貌。一个几千人的拉砖队伍，浩浩荡荡，宛如淮海战役的感人场面。

为了养护公路，村里派杨大爷每天背着锄头在村里锄锄捡捡，累了就在树荫下歇歇，抽一支烟。杨大爷那佝偻的身影至今还在我脑海闪现。

后来，县里又将连接各公社的公路铺上了碎石，途经县内的省道也用碎石做了铺垫。村

民走向外面的世界更加便利。这种碎石路面虽没有现在的水泥路面平坦，但比起经常“抛锚”的土路，条件还是改善了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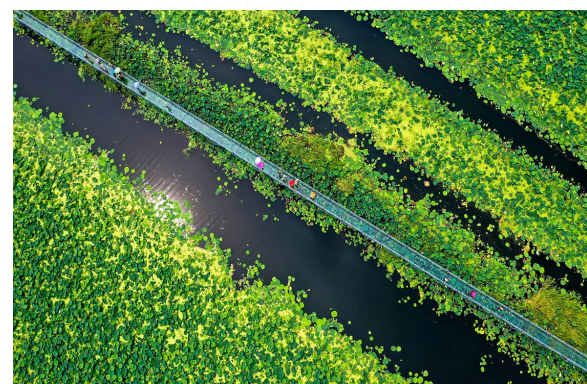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以后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，我的家乡也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，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勤劳得到进一步释放。人们向往美好生活，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更加迫切。故乡人开始走出去，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务工，乡镇企业也如雨后天春笋不断涌现，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。到了九十年代末期，村里出现了两层楼房。这以后，村民争先恐后建房，楼房的设计也一个比一个美观。2001年元旦，村里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率先将村道路浇灌成了水泥路面。乡镇公路也逐渐实现了水泥硬化，道路两边都栽上了景观树。随着乡村道路全部变成了水泥路面，超市和公交车也进入了乡镇，村民的生活更加便利，城乡差距日渐缩小。

去年回了一趟老家，村里的道路已变成了城里一样的沥青路。高速公路也从村里穿过。走进村子，绿树飘香，一排排整齐的楼房前修着整齐的花带。一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碰巧的是，离开村子时，在村口遇见了杨大爷的儿子杨军。他正开着农用汽车往家里运西瓜。他说，党的政策好，村里已将水泥路修到了田头。他今年种了二十亩西瓜，每亩可产5000斤。他自豪地说，他的西瓜个大，品质好，都销到了城里的超市。我们离开时，他硬往儿子的小车上塞了几个大西瓜。

乡村路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路。

如今，城里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。吃农家饭，体验农家乐。美丽的乡村公路上已是欢声笑语，游人如织。



洪湖大湖

## 洪湖，我心中的湖

□ 陆剑

你从远古新石器走来，一路洪水冲积，洼地成湖。你在夏商时代，人们称之为云梦古泽。明朝《嘉靖·沔阳志》所载：夏洪湖大水，湖河不分……这就是你几千年前的湖泊概况。

你倚浩荡长江，肩靠滚滚东荆河，脚踏滔滔湖水……这就是你现实的湖泊情形。

你南与岳阳相望，属洞庭湖水系，西与监利接壤，系“四湖”流域，北与仙桃相邻，为汉江水系……这就是你“三水”相连的湖泊水情。

你容纳洪水，防洪调蓄，通江达海，船舶航运，资源惠民，水产养殖，纳污净化，改善环境……这就是你“四大”的湖泊功能。

你有宽阔的湖域，宽广的湖岸，宽敞的湖滩，宽厚的湖体……这就是你“四宽”的湖泊资源。

你是荆楚最大湖泊，有中南之肾美称，你是江汉平原明珠，有水乡泽国光环……这就是你独有的湖泊盛名。

你因湖而名，因湖而盛，春天，你一湖碧水如镜，夏天，你满湖绿荷飘香，秋天，你一湖莲蓬清嫩甜，冬天，你满湖野鸭展翅翔……这就是你“四季”的湖泊韵律。

你水上有白帆，水下有红菱，水边芦苇青，水中螃蟹大，水底鱼虾肥，水里莲藕甜，湖水织出丰收网，稻香、荷香绕湖飞……这就是你盛产的湖泊品牌。

洪湖，我心中的湖，你说：遵水之秉性，循水之规律，你曰：保护水资源，改善水环境，你喊：水兴百业利，水害百行衰，你笑：一曲洪湖水，美名天下扬……这就是你喊出的湖泊声音。

洪湖，我心中的湖，春风湖岸吹，春雨湖面洒，春歌湖心绕，水是丰收酒，湖是碧玉杯，清早起来去撒网，晚上归来鱼满舱……这就是你捧给人民的湖泊之爱。

## 洪湖，上菜啰！

□ 张昆仑

户，若是哪种时令菜没吃上，总要发出几声叹息，好像今年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，似乎缺少了点什么。

在洪湖，许多家庭的掌勺人都有那么几道拿手菜，即便是饭店宾馆的洪湖菜，也是千百年间在家常菜的基础上衍生、提高、发展而来的。可以说洪湖菜就是家常的，既能下饭，也宜佐酒，很具亲和力。一桌菜，从烹饪方法来看，它将煎、炒、蒸、煮、烧、烤等都会运用到；从菜品的搭配来看，它注重荤素、冷热、咸淡、甜辣的融合；从地域口味特色来看，它虽不成体系，但它汲取了中国南北几大菜系的精华，剔除了湘菜偏辣、川菜偏麻、鲁菜偏咸、粤菜偏腥、苏杭菜偏甜的个性而彰显出恰如洪湖人温和圆润性格的特色。洪湖菜以江汉平原的本土食材为依托，在传承了中原饮食文化的同时，广泛吸收华夏各个菜系的优点，看似无宗无派，实则恰恰是南北菜系的一种交汇和融合。这种交汇和融合，承载着洪湖人“和为贵”的生活理念。

“鱼吃新鲜，米吃熟。”这是在洪湖流行的一句谚语，也正体现了洪湖菜环保意识和“护生”意识。洪湖菜的取材，选材都很平常，绝不是山珍海味、珍馐美饕，而是当地盛产的鱼虾蟹蚌，时令蔬菜之类的普通人家也能备齐的风

物。洪湖菜比较健康，比较温柔敦厚，犹如洪湖人敦厚朴实的性格，正体现了儒学精神中的人文精髓。

洪湖菜简朴，甚至“朴”得近乎自然，正如洪湖人的性格。一般的洪湖人并不经常上酒店饭店，即便来了尊贵的客人，也是在家里做菜招待。美味的酒肴，主客间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其乐融融。但简朴并不等于简单，虽经济实惠，还得制作精细。你瞧，那甲鱼烧得胶质浓醇，那鲫鱼汤炖得汤汁乳白，那粉蒸青鱼蒸得活嫩爽滑，那武昌鱼煎得双面金黄，那御膳藕丸炸得外黄里酥……这些都是洪湖的家常菜，既是家常味，又能登大雅之堂，并且是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。

洪湖菜无论家常的，还是饭店的，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。周作人将“历史的精炼与颓废”，作为饮食的最高境界。美食作家陆文夫也认为饮食“华朴相错即为妙品”。而洪湖菜则对这些论点作了最好的诠释。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沔阳三蒸（周洪湖原属沔阳），距今至少有600年历史，相传元末渔家子弟出生的汉王陈友谅在沔阳揭竿率众起义，在攻陷沔阳县城后，为犒劳兵士，他的夫人潘氏亲自下厨，别出心裁，将肉、鱼、藕分别拌上大米粉，配上佐料，装碗上甑，猛火煮熟。蒸出的肉、鱼、藕味

美质融，兵士啧啧称赞，从此，“三蒸”便演绎成江汉平原迎宾压桌的习俗，创造了无菜不蒸、誉满天下的神话，继而成为荆楚饮食文化的标签。还有御膳藕丸、阴米鳊鱼、鲜胡椒野鸭、蒿菜煮黄鳝……它们的诞生可能很偶然，但都是智慧的结晶，是对一种历史性场景与才情的高度浓缩。再如鱼糕、鱼丸、鱼面、风味鱼、藕丁烧甲鱼、红烧野鸭、泡蒸黄鳝、龙背藕汤、湖水煮湖鱼……都像是一种文化的清溪流淌之末梢，从历史的深处缓缓流淌而来。

任何传统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，洪湖菜也不例外。不少精于洪湖菜的厨师，在传承的同时，也创新出一些新的洪湖菜。譬如，油焖小龙虾俨然已成当下网红。还有速食排骨莲藕汤更是将洪湖莲藕推送到世界各地，让不会煲莲藕汤的人，能像吃方便面一样便捷地品尝到洪湖美味。另一现象是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，外地游客越来越多，为了适应外地人的口味和习惯，出现了所谓的宾馆菜。这种变化引起了一些非议，认为这样将洪湖菜弄成了不伦不类的变种。我以为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，只要是保持了传统洪湖菜的特点，也未尝不可，何况宾馆饮食还存在一个价格问题呢。

洪湖菜的确是南北皆宜、雅俗皆宜、丰俭皆宜的一种菜系，它集“天、地、人、和”之大成，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。它在打开你的视觉、味觉、嗅觉等感官，让你饕餮不已的同时，也会悄然开启文化的按键，让你获得更高级的享受而回味无穷。

(原载《荆州日报》)



油焖大虾



红烧螃蟹



排骨藕汤



油炸荷花

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，我想从我外公到我的孙辈，前后一百年、上下五代人的家庭和生活变化，以切实的体会、生动的事实来彰显党的伟大。

我外公潘习禄，生于1898年，峰口镇定洲村人。他思想进步，于1927年参加革命，翌年入党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，他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任赤卫队长。他对党忠诚，作战勇敢，在峰口的一次战斗中，他一个人就打死了九个敌人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他在1932年6月被捕，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拷打和折磨，但宁死不屈，自始至终也没有出卖革命事业和革命同志。当年农历8月23日，他牺牲在牢中，时年34岁。

外公牺牲时，外祖母只有34岁，她一人带着一儿三女，老大即我大姨时12岁，老二即我母亲6岁，老三即我么姨4岁，老四即我舅舅才七个月。外公牺牲，对外祖母来说，犹如天塌地陷。在那兵荒马乱、灾荒频发的年月，她一人养活五口之家，无论怎么拼命，也难以维继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外祖母狠心将年仅12岁的大姨嫁到现今曹市镇伍家场村王姓家作媳妇，一个娃娃，正值读书年，就担起了进厨房做饭、学纺纱织布的家务负担。外祖母又依依不舍地将年仅6岁的我母亲送给了家住峰口镇的姐夫、姐姐做养

女。到1934年，她再次忍痛将6岁的小姨送到现今戴家场镇南林口村曹际武家做童养媳，由于年纪太小，下地劳动时，不幸被高粱杆子戳瞎了一只眼睛，留下终身残疾。最终，外婆还是因操劳过度，加上精神折磨，贫病交加，熬到1941年农历10月28日离开了人世，年仅43岁。外婆死时，我小舅才9岁，他无依无靠，过着这家亲戚住几天、那家亲戚度几日的流浪生活，到11岁时，生病死于峰口镇陈赵村亲戚家中。听我母亲哭着回忆说，当时仅用两条芦席裹着埋于土中，这就是旧社会他来到人世间的悲惨生活。

再说我母亲到姨婆家后，因姨婆膝下无儿无女，待我母亲尚好。但由于国家积贫积弱，民不遑生，母亲仍过早地挑起了家务负担，8岁就开始拾柴做饭、挖野菜帮助家中维持生计。我母亲和我大姨、么姨她们亲身经历了灾难深重的旧社会，饱尝战乱之苦，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犯我中华，造成我国军民死伤达3500万人的空前劫难。我父亲曾被日本鬼子

## 党的恩情似海深

□ 陈清安

抓去做过苦役，我母亲的脸上曾涂抹黑烟，以此躲过日本士兵的欺辱。老百姓们提心吊胆过日子。

那一代人，青少年时期是在苦难中度过，没有孩提时代的欢乐，只有无尽的痛苦，想吃一顿饱饭，穿一件花衣服都是一种奢望。这国仇家恨，苦难的家史，我们要代代牢记，永世不忘。

1949年，春雷一声震天响，是中国共产党驱走了黑暗，拨开了乌云，解放了全中国，亿万人民从此见到了太阳。我的家庭同全国亿万家庭一样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、充满阳光。

我母亲不忘父训，她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思想进步。1966年10月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当选为峰口镇街道居委会干部。她工作积极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，并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和模范党员，1978年还当选出席了洪湖县两代会代表。

母亲及我大姨、么姨共养育了我们姊妹兄弟和姨表12人，而今我们都儿孙满堂了。从我

外公到我们的孙辈已有五代，共109人，其中党员9人、大专以上文凭25人。我们当中有从政的，有从事技术工作的，有做生意的，也有务农的。目前我们这些后人已组建了39个家庭，家家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，有平房、楼房、别墅共45套（栋），小车28辆，有的晚辈还有自己的公司、厂房。

我的表弟曹正虎（我么姨的儿子）系戴家场镇人。2002年以来，从给别人打工做货架起步，艰苦创业，如今成为一个小老板，在武汉有房子，在老家有别墅，也有小车。其大儿子在广州做生意，有房子，车子；小儿子在北京工作，是研究生，注册会计师；女儿在武汉做生意，有车子房子。他深有感慨地说：“人固然靠奋斗，更要靠党的好政策。这都要感谢党的好领导！”

回想起外公牺牲时的家境，和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，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，我发自肺腑感谢党的恩情。

为使外公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，我等外

孙在2018年外祖父诞辰120周年之际，在市民政局的支持关爱下，将外祖父旧墓迁入烈士陵园，了却了一桩心愿。今辛丑年清明，我等孙辈又聚集外公墓前，略述简章，以告慰外祖父：

辛丑不寻常，亿众斗志昂，建党一百年，各业俱辉煌。

回忆建党史，血泪写勋章，南湖传薪火，党把民心装。

推翻三座山，迫使倭寇降，赶走蒋王朝，人民见曙光。

援朝打败美，世界誉东方，四个现代化，日新月异强。

华夏大地上，政通人和祥，改革再深度，处处红旗扬。

领袖运筹帷，一身正气扬，带领党中央，年年谱新章。

脱贫攻坚战，帮困有良方，扶志又扶智，户户奔小康。

庚子抗疫战，全党志如钢。勇当逆行者，大爱显无疆。

主题教育好，四个意识强，初心记心中，使命永不忘。

举杯感恩恩，饮水思源长，永远跟党走，幸福万年长。

外公您听好，安享在天堂，护佑儿孙辈，民富国强盛。